



官板

詩集傳通釋

頌 卷十九二十

第八册 止

969
8



967
8



詩卷第十九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

劉

瑾

通釋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

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

康王以後之詩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

後則不可窮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愚按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魯頌四

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

同而其體制各別也胡庭芳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陳君

明治
月 年
日 號



舉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凡五卷周聞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靜也釋文曰肅然清靜之稱李迂仲曰事神之道尚

潔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官室象貌之耳肅敬雝和顯明相助

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呂東萊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

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

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

孔氏曰疾奔走言勸事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

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曹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

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

儒之妄也呂東萊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

謂王在新邑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

且和呂東萊曰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而其執事之人又

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

在廟之主王介甫曰肅雍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嚴氏曰對答在天之靈謂如

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

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王介甫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

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於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胡庭芳曰此詩唯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斁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

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洛誥又曰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大室禘蔡九峯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王賓猶虞賓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呂東萊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愚按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陳壽翁曰雖雖肅肅乃文王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雖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王盛德之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斯言殆非虛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

歎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唱歌三嘆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類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豆脯蓋之類獨上歌

不以箏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愚按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者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也歟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于萬物者曰天命不已

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之如此其旨深矣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真氏曰純是人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假春秋傳以溢春秋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

也。曾孫後王也。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愚按後王主祭者皆得稱曾孫。篤厚也。

隸曰毛氏謂能厚行之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言文王之

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

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繼

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

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陳壽翁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惠順之而不忘也篤厚之而不忘也

序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迄迓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迓至也。○此亦祭文

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

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嚴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緝則

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曹氏曰然則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然此詩疑有關文焉

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禎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序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辟

音壁下同

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

王晦叔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此祭

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輔氏曰烈武也文文也辟公猶言君公也祭畢則飲

福受胙故於其獻助祭諸侯而歌此

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

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

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

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

王介甫曰戒其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為王之所崇也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

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

呼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

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黃實夫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愚按上文四句戒

勸之也此五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歎辭前王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愚按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

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括

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王介甫曰治荒謂之荒康安也岨險僻之

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嚴氏

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山天實爲之也黃實夫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於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嚴氏曰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八句

序祀先王先公也

胡庭芳曰詩只稱大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祭其人者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祭大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爲祭大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愚按朱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

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基積累於

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

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輒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纔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實賈氏曰文武受天命興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為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為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無愧於文武也

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陳安卿問康王何緣無詩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也

序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

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歐陽子曰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王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時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迂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

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員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厯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

寬終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
 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
 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
 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
 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
 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
 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
 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詩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
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小序恁地傳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會是郊祀天地後來遂生一場多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地如何說祭天地

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着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矣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蘇氏曰此詩有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世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曰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据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

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
 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世而更定焉通典曰漢高廟奏武德舞
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
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也 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
 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
 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漢氏曰文公采歐陽時世論以斥序
之非而獨表章國語斷其無可疑今觀基命之語與洛誥所謂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意合其為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
 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
 以為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

取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
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愚按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右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
 乎蓋不敢必也呂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愚按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

古雅反

文王既右饗

良之

儀式刑皆法也

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劉辰翁曰諄復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輔氏曰儀

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作不敢忘也

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詞嘏主人與之以福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

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

見其必然矣

愚按文王比天帝為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饗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

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李迂仲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

故當夙興夜寐豐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

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

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

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

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

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

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也斯其為曲盡矣天即帝也郊而曰天

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

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

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問帝即是天
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
祗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
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
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
須以父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
以為器藹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
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
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
 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
 之也周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
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
日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
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
又問繼周者當何如曰只得有以有功者配之。又曰
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
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若是成王祭
上帝則須配以武王若宣王奏帝則亦以厲王也
 東

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
 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
 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
 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序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
 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
國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祭九峯曰柴燔柴以祀天也
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
胡庭芳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
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蒞設表望是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孔氏曰武王巡狩至于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

也愚按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言我之以時巡

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也嚴氏曰有

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愚按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

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震動疊懼懷來柔

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

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

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

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侯薄

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

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季迂仲曰以諸侯則莫不威畏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

也愚按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戢聚橐韜。孔氏曰橐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韜弓肆陳也夏中國也○又

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

季迂仲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

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又收歛其干戈弓矢而益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

李

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仲曰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嚴氏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慶罪之典

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歛其于戈韜其弓矢惟求美德陳于中國其治道之彰著亦非人所能為也天實明昭有也故

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其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

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愚按天既右

序我周使人神受職則我周王固為天下之君而為天子矣我周既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之子而

保天之命也然此一節則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

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

知天實右序于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蓋王巡狩殷國則諸侯畢朝群祀具舉故

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

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

陳少南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黃寶夫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

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
豕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
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橐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外傳
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鄭氏曰以
鍾鐃播之

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

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

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顏達龍曰三夏者歌之大
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

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其聲
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然杜預韋昭之說與呂叔

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鄭氏

曰九夏疑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

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愚按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
周禮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
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
乃以為昭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方
岳以柴望告祭所以懷柔百

神也後世議禮失其
傳而謂之封禪非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

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季迂仲曰易曰
天行健君子自

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

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

紀觀其明叶謨
即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季迂仲曰言昭
臨四方無所不

也

鐘鼓喤喤

華彭反叶胡光反

磬筦將將

管音將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

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季迂仲曰既醉既飽蓋祭

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神申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此

蓋內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上帝之所以居之者豈無自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

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

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鍾鼓

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

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

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覆無厭所以然者皆由

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之明斤斤不已之故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序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

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

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

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

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

之意耳 濮氏曰諸儒信序之過往往徒費其詞而意終不愜故朱子辯而正之夫復何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叶日無此疆爾界叶說陳常于時夏叶說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輔氏曰聖人之德文武最盛文陽也武陰也而文取數尤

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 眞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

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

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 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爲五穀長 國大麥今稞麥一名麩麥形

似小麥皮厚 率徧育養也 〇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愚按故謂大麥 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 眞可

配天故謂之克配如 文王之克明德也

之至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

足以配天 〇立即書所謂烝民乃粒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民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極

字非指所受之中也 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

養下民者嚴氏曰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

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 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

以此爲 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喜也

之常道於中國也李迂仲曰此所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矣 輔氏曰帝命以此徧

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遍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

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夫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

固有所不能受也 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

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呂東萊曰國語以此為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漢氏曰此

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時而今亡矣決不可
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
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
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
不說后稷享其
祭祀非有異也

序后稷配天也

季迂仲曰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也黃實夫曰后稷配天

一事也而生民為叙事之辭此雅頌所以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力之反

爾成來咨來茹

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

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

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

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使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

音慕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音余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

持恥反

乃錢

子淺反

鏹

音博

奄觀銍

珍粟反

艾

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惠按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其說不同

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

御間以為車右被甲持兵故曰保介今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但參字在于字上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說迂晦不

若高誘之明白也輔氏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莫春斗柄建辰夏

正之三月也畚三歲田也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蓄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

日畚乃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成熟也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愚按周禮甸

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師掌帥其屬而耕

耨王籍意此詩所謂臣工即甸師也故但深救之以成法

而不明戒之以事所謂保介者即府史之屬也故亦深救

之以農事而又不使親其勞所謂衆人則甸徒三百人也

故使之具農器以親耕耨也庀具錢鈹桃鈹鉏鉏皆田器也

然則此詩為籍田而作歟銍穫禾短鎌也孔氏曰鈹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

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

銍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

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

戒之使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然麥已將熟則

如何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而該舊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

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

收成也李迂仲曰惟能待乃錢鈹乃能有銍艾之望也王

介甫曰治其事於前則收其功於後不可不勉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劉辰翁曰嗟嗟臣工至來咨來茹

從者而與之言亦惟閔其農事而已能知民事艱難

而問之曰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述其相與贊喜

勞勸之意焉嚴氏曰既嗟嘆而告臣工又

嗟嘆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序誤孔氏曰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格音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

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

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

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周禮遂人曰夫間有遂萬夫

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

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

一為小耦二人竝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

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

為耦而竝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

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胡庭芳曰十千維

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

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安卿

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

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趙

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

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

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

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

歐陽子曰此是康王以後之詩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王氏謂辟雝有水鷺所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季迂仲曰我客云者不純

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

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

白也嚴氏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鳥路反 在此無斃叶丁反 庶幾夙夜叶羊反 以永終

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

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季迂仲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斃皆此意也 陳氏曰在彼不我以革其命而有惡

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

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斃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驚比所謂譽也庶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或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愚按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未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

季迂仲曰杞宋天子後也其禮加於諸侯故特為此詩也葉賀孫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奸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發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耳

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漢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至而

王燕勞之工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豐年多黍多稌

杜音

亦有高廩

力錦反

萬億及秭

谷履反

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叶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

百穀無不熟矣

季迂仲曰稌粳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

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

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

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胡庭芳曰按漢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

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愚按序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相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

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漢氏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
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嚴氏曰有此黍稷之
多以之為清酒以之
為體齊進與先祖先妣而祭祀之所以會合其事
神之眾禮百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

序秋冬報也

序誤陳器之曰據改本
說則當去序誤字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
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
下瞽百六十人
○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漢氏曰瞽
有視瞭者相之
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祖兩句總序其事也
廟此工歌也祖通言先祖
輔氏曰瞽
言作樂之

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
兩句總序其事是也

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音桃磬祝尺叔圉音焦

反既備乃奏叶音祖蕭管備舉以上叶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孔氏

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柶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柶而為崇
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磬樹
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繪為翬載以壁樹
翬於柶之角明堂位所謂周之壁翬
應小鞀田大鼓也
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應大射禮云應鞀在建鼓
東自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
鄭氏

曰田當作鞀胤小鼓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
大師職云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
先引故知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記明
田當作鞀
淫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也縣縣之奠虞也
曹氏曰足鼓則以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

簋虞故謂之懸鼓也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傍耳

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撞

去聲。又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歷又音畧之以止樂者也。孔氏釋

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籥。郭璞曰：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桐之止其椎名也。敵以木長尺，櫟之，籥其名也。籥音真，桐音同。考索某氏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鉏鋸，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

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筵，併

兩而吹之者也。王介甫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孔氏

曰：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蓋並吹兩管也。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成樂之一

終也。蔡九峯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曹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歎也。獨言二王後者，猶言

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謝疊山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

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

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愚按：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

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猗，反。於宜。與，音余。漆，音七。余，反。潛，音張。連，反。有鮪，叶于。

於音鳥薦廣牡相同上予肆祀叶養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綏綏

予孝子叶獎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王介甫曰碩大肥脂之謂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

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

牲以助我之祭事嚴氏曰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而大哉之文王庶

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

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

月光而星辰靜無輔氏曰言文王之安錯行妄動之變而克昌其後嗣也于入而格于天所以

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眾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能昌我後嗣也

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故而遂

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迂仲曰周人以諱

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隱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叶殖介以繁祉音既右音烈考叶音亦右文母

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春官大祝掌辨九摎烈以享右祭祀摎音拜烈

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

胡庭芳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

王之詩無疑

○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

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輔氏曰緩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所以緩我之實如此

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愚按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

鄭氏

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

論語亦曰以雍徹

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

雍以徹

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序禘太祖也

祭法曰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

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

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

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

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

為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

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

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

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賢遍反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

反儻音條革有鷩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

日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曰有鈴曰央央有

鷩皆聲和也按商頌鷩鷩鄭云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

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曹氏曰操慶賀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

朝就求其車服之盛如此輔氏曰法度云者所該廣德禮刑政皆是也諸侯來見天子豈

特勉循故事而已言其功烈與輝光又皆休美也旂所以為章識故先言之和鈴儻革皆有和聲故次言之

幸見昭考以考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

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

考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為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

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愚按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

昭三世為穆迺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幸諸侯

以祭武王廟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後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

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

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

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

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幸之以見

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着壽之福凡今所以永保多祐皆爾辟公有以綏之而使得以緝熙于純嘏也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叶浦補反

有萋有且

七序反

敦

都回反

旅

賦也客微子也

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

周既滅商封微子

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

呂東萊曰成王殺武庚叛

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孔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

亦語辭也殷

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

蔡九峰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

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

曹氏曰萋如萋兮斐兮且如敦琢邊豆有且言其萋且有文

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孔氏曰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

尊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氏曰

為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

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黃實夫曰馬有潔白之色

人有萋且之敬旅有敦琢之賢則周人之於微子無往而不見其可愛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

陟立反

以繫其馬

同上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呂東萊曰譙郡張氏云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嚴氏曰樂其留之久也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嚴氏曰恐其去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曹氏曰威

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王介甫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段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一句

輔氏曰萋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一宿而又一宿也信信再宿而

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慙慙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斁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祉福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孔氏曰來見祖廟必是助祭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

在之廟無得而知也季迂仲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與振鷺詩為首末也序以為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祖廟固無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於王何得以見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

為大武之樂

曹氏曰伐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

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

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黃實曰

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是也李迂仲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陳壽翁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上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圃氏曰武王故稱其莫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漢氏曰左傳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賚為

第三章相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大武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

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禮曰朱于玉戚

冕而舞大武

明堂位曰下管象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

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于戚武象之舞所執也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于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然傳以此

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序奏大武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反嬛嬛其傾反在疚。音烏於乎音呼

皇考。叶扶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

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榮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

病也。匡衡曰。焯焯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李迂仲曰。嬛與哀此

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皇考武王也。

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皇考武王也。

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愚按此釋經文第四第五句。輔氏

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

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

衡可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榮榮字。意氣未能平。

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

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後漢書李固曰。堯

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音紙與此文勢

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

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

据。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

為古語也。愚按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

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

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

之誤耳。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

此序而不忘耳李迂仲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

于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陳壽翁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

親歿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憂則存致愍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

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

成王也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

廟之樂後三篇放此愚按此篇及訪落敬之小莛四

舉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

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序嗣王朝於廟也

愚按朱子辯說見小莛序下

訪予落止幸時昭考於乎

音呼

悠哉朕有未艾

五養將

予就之繼猶判煥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乃旦

紹庭上下

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

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悠遠也艾如夜未艾

之艾判分煥散保安明顯也

王介甫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

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

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煥而不

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
 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
 乎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
 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曾用
 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
 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
 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
 以為予乃幼冲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
 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廷指其
 外事也陟降于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
 明顯我之身而已李迂仲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
 是仰先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胡庭
 芳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有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
 繼予小子而下則君蒿悽愴如或見之也其曰訪予落止
 幸時昭考此如有所求也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歎其道之
 遠而未有可止也將道在是而可就矣乃倏爾分判渙散
 而靡有可就者焉於是歎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將何

以淑其後乎姑上下以紹於庭除之間乃若陟降于厥家
 焉是則皇考休美之道初若可就而倏判渙者今則君蒿
 淒愴若或見之果足以保明吾之身矣誦其詩想其形容
 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
 無窮之嘆詠也哉

訪落一章十一句

說同上篇陳壽翁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
 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
 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者也如此之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
 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
 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
 詩語意相照應如此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
 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黃實夫曰上篇言陟
 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繼序思
 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
 李迂仲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

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愚按夫子稱武王善繼志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

序嗣王謀於廟也愚按朱子辯說見小序序下篇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以鼓哉叶獎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

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嚴氏曰敬而

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季迂仲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裁者培之傾

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無謂其高而

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

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

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

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已所為之事日監在茲也

維予小子叶獎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將進也日就月將是日成月佛彌通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

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仔肩任也嚴氏曰

負荷之意○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

故為任

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
 明又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
 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
 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
 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
 於光明又賴群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
 於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已者盡
 資於人者廣明大學明德以至于平天下之事庶乎其
 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
 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
 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
 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
 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見明明見他人做得是
 便道是做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
 了

敬之一章十一句

陳壽翁曰成王以天之當敬者臣

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已外求助於臣是即
 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
 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
 其為敬天孰大於是胡庭芳曰此篇成王自戒并戒
 群臣以求助之作也成王知我有顯道命之難謹不
 可不致其敬也故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每靡常
 而匪易也無曰高高在上其實降于所為之事而
 日監在茲也今予小子雖非有聰明之資然而自知
 所敬日就月將以勉勉於學求以緝熙于光明爾眾
 士其輔弼我示我以顯然之德行庶幾其可以體而
 行之以為迓續
 天命之本也

序羣臣進戒嗣王也

胡庭芳曰詩中不見得是羣

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群
 臣之助也序說恐亦誤矣

予其懲

直升反

而怙後患莫予弇

普經反

蜂自求辛螫

施隻反

肇允彼桃蟲拚

芳煩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乃旦反

予又集

于蓼

了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愆慎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王介

甫曰蜂善辛螫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

鷦鷯之雛化而為雕故古語曰鷦鷯生鷗言始小而終大

也陸農師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韃然故一名韃雀其化輒為鷗

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

後患乎莽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

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

懲而謹後患也○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

此也愚按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恙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恙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愚按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於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恙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序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窮其本末也

載芟載柞

側百反叶疾各反

其耕澤澤

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

曹氏曰秋

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薙音爭繩音孕含實曰繩

澤澤解上聲散也

釋文曰土解也

嚴氏曰專言新墾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愚按第一節言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音真

耘去苗間草也

愚按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根株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

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

隰為田之處也

嚴氏曰下濕曰隰

畛田畔也

王氏曰千言其多也耦言並耕也或徂隰

或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愚按第二節言治田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

他感反

其饁

于輒反

媯其婦有依其士

與以叶

有略其耜

叶養里反

俶載南畝

叶蒲委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李迂仲曰亞伯之次也

旅衆子弟也

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

與任忙氓者

也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

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

謂問

閑

民轉移執事者

鄭氏曰問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

若今時傭力

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嚴氏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

噴衆飲食聲也

媯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

去聲也李迂仲曰婦人行饁

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曹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

嚴氏曰夫耕婦鎡雖然略利曹氏曰耜耒首斲木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利曹氏曰耜耒首斲木為之利則入土也深叔始載事也曹氏曰前日其畊澤澤初反土也今日似載南畝則將種矣愚按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

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鄭氏曰實種子也愚按第四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叶忙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愚按第五節言

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表驕

緜緜詳密也庶耘也王介甫曰前日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緜緜其庶則既苗而耘也既

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嚴氏曰芟耘庶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田除地上之草也既畊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間之草也愚按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子禮有實其積子賜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胡庭芳曰上言實函此言實積皆指穀實

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王介甫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治也愚按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蒲即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孔氏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季迂仲曰胡考耆老也

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

所以安也愚按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陳

南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願勿替也愚按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愚按朱子既辯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歟

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朱子辯說見下篇序

夏夏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載尺叔反南畝叶蒲委反

賦也夏夏嚴利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愚按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說見前篇愚按第二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式亮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饌具也李迂仲曰此言婦子行饁之器

與所盛之物也彭氏曰其饌伊黍無珍味也愚按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縛斯趙直了反以薅茶蓼叶毛反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趙刺聲薅去聲也茶陸草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曰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之草今南

方人猶謂蓼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氏

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愚按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反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愚按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挈挈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

以開百室反

挈挈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

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

同時入穀也鄭氏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近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

而耕人必共族中而居也愚按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李迂仲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愚

按第七節言共樂豐稔也

殺時掙如純反牲有掙音求其角叶盧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韻未詳

黃牛黑唇曰掙掙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蘇氏曰以似以續興

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愚按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

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

也蘇氏云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

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

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

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序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胡庭芳曰此二詩誠不

其耕種之勞叙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

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

或百室盈婦子寧殺牲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

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

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邪若拘拘

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愚按此與載芟詞

意相類但無載芟第一第二第八節之意耳

絲衣其紕

字浮反

載弁俶俶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乃代

反鼎及鼐

叶津反

兕觥其觶

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

音話

不敖音傲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紕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

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

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

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

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

衣為助祭求求恭順貌孔氏曰人基門塾之基愚按門側

之服也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

向內兩塾北嚮謂之堂則宜有基此詩所指則內塾之基

也鼎大鼎鼐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諱也李迂仲曰○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

已乃舉鼎竊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譁不怠
 敖故能得壽考之福愚按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
 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
 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東視几席及
 敦於西箱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
 皆出即位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
 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竊告鼎之
 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
 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
 省牲也告潔省蠲也王介甫曰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魯
 鼎及肅先大後小也先後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李迂
 仲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敕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
 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
 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
 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
 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
 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絲侏牛酥柔休竝叶基韻或基轟竝叶絰韻

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失矣

於音鳥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躄躄居表反王之造叶徂反載用有嗣叶音嗣實維爾公

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申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
 也躄躄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
 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
 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躄躄然

王者之功歐陽子曰成王寵受之者躋其所以嗣之者亦

維武王之事是師爾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

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

晦不見其有跡直至時節到來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

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

而受此躋躋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

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

亦武王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何氏

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

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

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

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然此詩與

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

蘇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

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

所以為酌也嚴氏曰初則遵養

繼則躋躋酌其時措之宜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

武宿夜云爾禮記云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

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歡樂歌舞以待且故名焉

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曰詩中言遵養非謂養天下也

綏萬邦力注豐年天命匪解佳賣桓桓武王保有厥

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

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

詩通釋

年豐是也

王介甫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李迂仲曰武王用兵

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然天命之於

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

方曹氏曰今年豐婁應則天之眷佐有周固匪解矣然武王之所以致此者由得士以為之用也以定其

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

下以代商也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此亦頌武王之功輔氏曰綏萬邦者武王之

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

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間毫髮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資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

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

誤矣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其事以告于武王耳序以為

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講類乎上帝禡於所

之地皆師祭武類禡也

武王將出征而樂歌也禡祭造

法者其神周禮作貉又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

思念也。○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王介甫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武王克商。大封功臣。命之曰。賚。其言只止於此。而都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

詩說同上篇。愚按。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

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序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士。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李迂仲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賈實夫曰。善人云者。見上不妄。予下不妄。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河。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

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翁河河善泛溢
 今得其性故翁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荅也言美哉此周
 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
 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荅其意
 耳賈實夫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
 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
 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愚
 按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河岳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
 朝會諸侯
 之事也

般盤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
 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
 巡守而徧乎四岳河海所謂般旋也蘇氏曰般遊也
 嚴氏曰朱傳以栢賚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賚

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
 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漢氏曰如序所云宜與
 時邁相似亦告祭之樂
 也歌

此二篇說見本篇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卷第十九

詩通釋

卷十九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愚按襲慶府今兗州路東平府今東平路海州今寧海州與沂州密州並屬山東東西道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王晦叔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

吳必大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禱之詞耳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

詩卷第二十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愚按襲慶府今兗州路東平府今東平路海州今寧海州與沂州密州並屬山東東西道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王晦叔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

吳必大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禱之詞耳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

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舊說皆以為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時孔氏曰從周公數今

無所考獨閔官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

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

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又曰頌咏魯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曹氏曰今以

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

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意若猶可予也况夫子

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

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著之於篇所以見其

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某

氏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

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

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

無風其或然歟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

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

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

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古榮反駟古榮反在古榮反野叶上反薄言駟者叶章

與反有驕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反思無

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

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鄭氏曰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

白跨曰驪孔氏曰驪黑色跨解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而微白色雜名

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駢曰黃孔氏曰駢

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

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輔氏曰僖公當作魯

侯前云唯閔官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攷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

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

公秉心塞淵而駉牝三千亦此意也呂與叔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

無疆思無期思無繹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駉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効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卑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殆此之謂也愚按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佳有駉符悲反有

駢有駉以車伉伉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駢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

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駉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曰駢

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駢是駢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駢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

黃曰駢謂青黑曰騏孔氏曰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伉伉有力也無期猶

無疆也才材力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徒河反有駟有駟

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斃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麟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

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孔氏曰鬣馬鬣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赤

身黑鬣曰駟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毛氏曰繹善走也斃厭也作

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駟音遐叶洪孤反

有驪音輦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駟

孔氏曰形赤也今赭白馬也豪骿閑去聲曰驪毫在骿而白也孔氏曰骿脚脛蓋膝

下之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孔氏曰爾雅云一目白驪二目白魚祛祛疆健

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

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如正風雅

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

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

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

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此乃

做時文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

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

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

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

者之樞要也愚按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眾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于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氏曰克於文公時作魯史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

序說鑿矣

有駟

蒲必反

有駟駟彼乘

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叶謨

今

振振鷺，鷺于下。

叶後五反

鼓咽咽。

鳥玄反

醉言舞，于胥樂。

音洛

興也。駟，肥強貌。明明，辯治也。

歐陽子曰：明明，修明其職也。

振振，羣飛貌。

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

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

毛氏曰：鷺與潔白之士也。歐陽子曰：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

鄭氏曰：潔白之士羣集於朝，君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

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愚按：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

作菹戾至也。葭葭飛揚也。噦噦和也。季迂仲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

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開辟，雖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此

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愚按：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

言飲酒頌禱之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其馬

蹻蹻，其音昭昭。叶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昭集傳遺此一

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

康而色者，亦是也。賈實夫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

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葭葭，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

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愚

按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謨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叶魯順彼長道，叶徒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

謂之蓴菜者也。本草注曰：蓴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蓴，味甘，體軟，霜降以後，名瑰蓴，味苦，體澁。長

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彭氏曰：唯難老則可以順長道。而服群衆也。王介甫曰：順從君

子之長道而屈服。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輔氏曰：首祈

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猶言長策，謂長久之道也。應上難老之意。群醜，雖言群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愚

按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候五反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李迂仲曰內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

鄭氏曰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韓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愚按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反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况壁反淑問如皋陶叶夷反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

所虜獲者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所馘者是

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取其耳故武臣如虎

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受其辭而斷其罪故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蓋古者出兵受

成於學記王制注曰定兵謀也及其反也設奠於學而以訊馘告王制

注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愚按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

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故詩

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李迂仲曰古者建學養

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一句生義

將以作為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以為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詩人頌禱欲

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國既作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于此下遂言願其獻馘獻囚之事也愚按

五章頌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

子禮反

禮反

八

心反叶尼烝烝皇皇不具音話不揚不告于訥音凶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釋文曰狄遠也王介甫曰

攘而邊東南謂淮夷也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皇皇盛也曹氏曰其

並進而向敵也烝烝然不具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

和不爭功也鄭氏曰訥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獄之官伯州犁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

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

其征伐有狄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具不揚未嘗爭訟

惟在泮獻功而已愚按六章頌願公之臣士皆有才德以立功也

○角弓其觶音求束矢其搜音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斃叶

反灼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

賦也觶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弦急也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孔氏曰荀

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

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束矢當百箇搜矢疾聲也孔氏曰其發則博廣

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

終無不獲矣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

淮夷可盡得矣王介甫曰孔淑不逆言無復作慝而順以

服也鄭氏曰堅固其軍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服也

也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

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猷則

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

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愚按七章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

審固而終服淮夷也

○翩彼飛鴉叶驕集于泮林食我桑黹叶莊懷我好音

詩通釋 卷三十一 九

憬九永反

彼淮夷來獻其琛

救金反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黠桑實也

曹氏曰傳云桑黠甘甜鴉鴉草饗是知鴉食桑黠則

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黠鴉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憬覺悟

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曰漢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賂

遺去聲也南金荆揚之金也

鄭氏曰荆揚貢金三品孔氏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

夷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

與是淮夷世為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也

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

輦首章之例也

愚按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胡庭芳曰蘇氏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

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愚按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辭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辭也

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

愚按蓋落成泮宮之

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于之詩也

閱筆位反

宮有恤

况城反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

音元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

叶音隈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叶陳回反

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

叶筆力反

黍稷重

直龍反

穆

音六直反

植

徵力反稗菽麥

詩通雅

卷二十

力奄有下國叶干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

賦也閔深閉也官廟也呂與叔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鞏

固也枚枚礱密也孔氏曰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

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

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

陳姜嫄后稷至于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回邪也依猶

眷顧也說見生民篇愚按見生民篇前三章是也先種曰種後種曰穉

孔氏曰重稷種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奄有下國封於郃也嚴氏曰劉氏云奄有下國

所以原其始奄有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

穀孔氏曰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種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也輔氏曰奄有下

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

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

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

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季迂仲曰禹之平水土稷之稼穡

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

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而食惟前後

相承故云纘也愚按首章推本傳公所奉閔宮之祖上出於后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叶上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音敦都回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王曰叔父扶

反建爾元子叶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

賦也翦斷短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

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趙氏曰蔡節齋云太

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饒氏曰非謂太

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

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

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寔盛之由故

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

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

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

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

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李迂仲曰謂

長子為元子

啓開宇居也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它慮

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屈矣所謂能

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

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愚按此章推言后

稷以下至于

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叶樊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

叶訖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

是饗是宜牛奇牛降福既多章移當周公皇祖亦其福

女音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

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

之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顯

史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

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

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愚按周室

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

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筭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即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顓臾又皆魯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為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并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

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愚按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即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

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

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皇祖謂群公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群公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愚按此章言自僖公致敬郊廟而獲福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叶戶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

毛魚薄交反載側吏反羹叶盧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孔氏曰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將嘗而

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

所嫌故用駢剛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不純色也剛特也白牡謂自特駢剛赤特也愚按不敢使與文武同故牲用殷人所尚之色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

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孔氏曰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腹上畫牛形又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

毛魚之豚注云爛纖去其毛而魚之也裁切肉也羹大羹

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欽入聲煮肉汁不和去聲盛之以登

貴其質也儀禮設大羹湑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齊大羹不為神非盛者也鉶羹

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

足下有跗如堂房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周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殺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萬舞名震騰驚動也曹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池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而昌以下皆假辭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嚴氏曰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罔或曰願公壽與罔陵等而為三陵之罔祝其君臣同慶也愚按此章專言僖公致敬也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朱英綠滕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

公徒三萬貝冑朱綬息廉反叶烝徒增增戎狄是

詩通釋

卷三十一

十四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叶方黃髮台背叶蒲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俾爾耆

未反而艾叶萬有千歲矍壽無有害叶暇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二乘甲士三人

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二十五人

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李迂仲曰按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

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

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

也包氏註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

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愚

按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

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

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

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

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

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井止出車百

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

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十六里

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

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注

孟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 朱英

所以飾矛綠滕所以約弓也愚按滕如二矛夷矛曾矛也

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

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

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

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

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嚴氏曰魯頌

多夸大之詞

十五

曰千乘日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綬所以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冑謂兜鍪，以貝為飾，說文云：綬，綫朱綬，赤綫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

狄，鷹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

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氏曰：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李迂仲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鷹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

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例如此。愚按：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

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

害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

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

用也。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李氏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皆

壽保魯復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皆壽無有害，皆是祝

頌之辭。若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愚按：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也。龜

蒙二山名。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荒奄也。大東，極東

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辭。下章放此。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詩通釋

卷二十一

十六

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鳥繹二山名李迂仲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鳥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

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王介甫曰言魯之治東及于海邦南及于

蠻貊愚按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鳥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摠發其詞而致其

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反宜大夫庶士鉏里反邦國是有

叶羽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

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願僖公也曹氏

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注成王營王

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

母壽考之母成風也愚按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

四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愚按閔公在位

二年為慶父所弑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

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蘇氏曰願

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愚按此章稱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

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通反是斷是度待洛反是尋是

尺叶尺約反松楠音角有叶七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

反灼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音上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焉大貌路寢正寢也愚按

路亦新廟僖公所修之廟愚按即前所謂閼宮也奚斯公子魚也作

者教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公子魚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

章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

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楠者猶曷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

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廣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順

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愚按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

句之意相首尾也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

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

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胡庭芳曰竊謂閼宮是依倣殷

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遽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

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閼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遽結之以作新

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閼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閼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

儒於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蘇氏曰

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民

之所望也陳壽翁曰僖公修閼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閼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閼公廟者尤非也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上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繆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二句

考索李氏曰駟

詩言牧馬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襲之事猶為可襲也至於閼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

過乎王介甫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

後三宗迭興

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日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

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愚按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及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歟
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
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其地在禹貢徐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孟猪之野 孔氏曰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

也 猪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

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 大夫正考甫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

敢強通也 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

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

六代之樂故有商頌○具必大問商頌恐是宋作

日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

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

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

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

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 鄭氏曰列國

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 商都

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廵守不陳其詩

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曹氏曰契封

是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

湯下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

湯故都故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愚

按應天府今改歸德府與亳州並隸河南省

倚 於宜 與 音余 那與置我靴 音桃 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倚歎辭那多 王介甫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曹氏

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陳也 歐陽子曰陳靴與鼓書曰下管靴 簡簡和大也衍

樂也烈祖湯也 毛氏曰有功 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烈之祖也 音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 郊特牲注曰滌

按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

樂也

湯孫奏假洛音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叶於嘒嘒管聲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於音赫湯孫叶思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歐陽子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假為湯孫但不知所斥者何王耳

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

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齋之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聲去思其所嗜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孔氏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

入內也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

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

之矣齊之三日思之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

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

所為齊之親也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曰入室初

之在神位也如見親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曰

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出戶而聽儼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何氏曰

然言其氣輔氏云既日必有又曰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

儼然肅然儼然蓋誠之不可揜也

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

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嚴氏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

而成之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輔氏曰商人尚聲於那可

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

磬也孔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

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王介甫穆穆美也鄭氏曰於
曰依我磬聲言與堂上之樂諧也盛矣湯孫
此樂之美其聲也愚按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
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
也輔氏曰穆穆厥聲亦是言樂言
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庸鼓有斃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毛氏曰大斃斃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僕氏曰
鍾日庸

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
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
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
以下侑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
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
舞之名已見於前伐乎
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鍾鼓
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愚按周制宗廟九獻之次
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

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
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
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
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
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
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
懌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妄也閔馬父曰先聖
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輔氏
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詠便見得敬
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
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
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其不敢專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

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愚按此詩章首兩以湯孫間稱於聲樂之間者所以重嘆其樂之美

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孔氏曰魯語注云名頌頌之美者考父恐

其外繆故就大師校之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序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

首

序以國語為文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

也愚按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

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

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

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

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

稱予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

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有秩秩無窮之

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

如下所云也呂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

既載清酤叶侯 賚我思成叶音 亦有和羹叶音 既戒既

平叶音 饗今庸作奏 假音 無言叶音 時靡有爭叶音 綏

我肴壽黃考無疆

酤酒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 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

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 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

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詩 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鄉

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

定鄭氏曰定猶熟也李寶之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

速賓行禮之節曰東萊曰 定即戒平之謂也饗中庸作奏

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饗耳無

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

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

諸福之所會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

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考之福也歐陽子曰上言既

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而執事摠無諠譁又不交

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

錫以肴壽黃考之福也

約軼祈支 錯衡叶戶 八鸞七羊 以假音 以享叶虛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 來饗叶虛 降

福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鷦見載見篇鄭氏曰約軼轂飾

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鷦鷯

然聲和愚按采芑作八鸞瑯瑯烝民韓奕作八鸞鷦鷯此

詩作鷦鷯載見曰儻革有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

鷦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詩通釋

享於祖宗之廟也

輔氏曰約軼錯衡八鸞鷄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亦其序

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

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

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

也曰東萊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

備物者得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胡庭芳曰

歐陽氏云

其一說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

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此曰其尚顧予烝嘗

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彭氏曰上篇言鞀鼓管籥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酌和羹

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

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孰讀自見

序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

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

君不欲遺之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鳥也

孔氏曰燕色玄故又名玄鳥

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

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禘，胤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孔氏曰：玄鳥至日，以大牢祀高禘，記其祈

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

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娥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

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

初生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民。日以廣大。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芒芒然。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正

度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正

治也。域，封境也。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於四方之諸侯也。○此亦祭祀宗廟

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愚按此詩

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叙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官追叙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叶養在里反。

武丁孫子。

叶獎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呂東萊曰：鮮于氏云：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群后

也。九有九州也。嚴氏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

有成天。武丁高宗也。鄭氏曰：武丁修德，殷道復興。言商之先

意也。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歐陽子曰：武

子也。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糒是

繩證反。尺志反。

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

旂也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大糝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

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

以來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叶虎有反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

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

也

四海來假

音格下同

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叶牛何反

百祿是何

音荷叶如字

愚按宜字恐不須叶音則祁與宜河與何皆隔句叶韻也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

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

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

皆大河也何任也

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

春秋傳作荷

上聲嚴氏曰章

未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其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一一句

序祀高宗也

王介甫曰祀高宗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

其子孫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据雖未必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辭天開禹降

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娥息容反方將帝

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李迂仲曰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

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嚴氏曰自其直方言

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有娥契之母家也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李迂仲

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愚按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

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

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曹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芒芒下六句則皆述此句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久矣

○玄王桓撥烈叶必反受小國是達悅叶他反受大國是達率履

不越遂視既發叶方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

者追尊之號

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

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歐陽子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

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

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介甫曰達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與在邦必達同意

幸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截整齊也

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

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是

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

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為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孫相土

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大諸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截然齊整也此帝又叙契及相土之時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音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圍為九

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

未嘗去之以至于湯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

而天人適相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集符合也

躋升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嚴氏曰苟日新又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湯工

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個脩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而意愈切矣

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綈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音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

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

執也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以終葵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

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為天子

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繆衫為旒所綴著長入也嚴氏曰詩

考云旗所垂為旒何荷競強綈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適聚

也輔氏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繆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音莫邦反叶何天

之龍叶丑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反不難奴版反不竦小勇反

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龐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

詩通釋

卷三十

三十

也鄭氏曰共上聲執也猶小球大球也愚按鄭意以小共為王所執之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龐厚大圭也

也嚴氏曰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

馬也胡庭芳曰駿駟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龍寵也敷奏其

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也輔氏曰駿龐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

作駿龐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龐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唯德厚

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

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竦荷天之休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旒有虔秉鉞越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曷

阿葛反叶苞有三蘖五葛反叶莫遂莫達悅反九有有

截韋顧既伐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曹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季

仲曰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敬為先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

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

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紀又姓孔氏曰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

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段氏曰截者定于一

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次伐夏桀當時用

師之序如此輔氏曰載旒秉鉞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難竦並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興是甚麼氣勢天下

安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樂與三
藥安得不自然而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降于卿士里反

實維阿衡叶戶實左音右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

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

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

官號也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

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孔氏曰言卿士者

三公兼卿士也阿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

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

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

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

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

此宜為禘祭之詩濮氏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羣

則羣廟之主在焉而言湯事特詳末乃及伊尹相

湯嘗意其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歟然

經無明文不可考也陳壽翁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

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

不越之心也率履而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

五教之心歟

序大禘也

疑見本篇

捷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哀

蒲侯反

荆之

旅

象呂反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

殷武殷王之武也

采冒哀聚湯

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

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

李迂仲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

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

孔氏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

曹氏曰楚蓋荆州之楚地故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商也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

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

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荆州即荆楚也又

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

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

輔氏曰捷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

奮伐荆楚知所怒也采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荆之旅不縱

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

高宗之功緒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既濟九三功緒也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三年而克之事之至難也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反莫

敢不來享叶虛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

曹氏曰漢志隴西郡有氏道縣羗即西域媯羗之屬也媯音綽

享獻也世見現曰王

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

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昔成湯之世

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適通○言天命諸侯各

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

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

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李迂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

項氏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謫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

○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是韵到稼穡自是欠了一句前章分章全曉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

○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

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監多辟有能嚴敬下民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者則命之以天下封立其福也輔氏曰此章則又能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甲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嚴氏曰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赫赫

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

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李迂仲曰書云嘉靖殷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輔氏曰商

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于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

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也孫也

○陟彼景山叶所松柏丸丸叶胡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

反是虔松栢音角有榱丑連旅楹有閑叶胡寢成孔安角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春秋傳云商湯有景毫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

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榱長貌旅

衆也閑閑然而大也謝疊山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栢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

而斷削之以松為榱栢有榱然而長以松栢為衆楹有閑然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

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

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畧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
愚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迺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祧于武世室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愚按

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有

相似者但闕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序祀高宗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張子曰商頌之詞粹

濮氏曰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娥姜嫄契稷相土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於聲樂之間也

